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豐類藳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塤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周瓊

謄錄監生臣沈謙

元豐類藁卷十三

宋　曾鞏　撰

序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

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堤石楗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濵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

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遷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戸慶

歷之間二戶為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嶋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為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為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

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

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刀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

三尺當九歳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歳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歳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甞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于

五萬刑有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為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甞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

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則又費材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

行法雖密而未甞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茍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歴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于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茍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

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閒尚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

不並則益隄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

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揺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未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熈寧二年冬卧龍齋

類要序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秘閣讀書遂賛名命入翰林為學士真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羣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即皇帝位是為仁宗公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為任所為賦頌碑銘制詔册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當真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功德修封禪及后

土山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為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見公應於外者之不窮而不知公之得於内者深也及得公所為類要上中下帙總七十四篇凡若干門皆公所手抄廼知公於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説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録皆披尋紬繹而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偽是

非興壊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内者在此也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為可傳也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余序余與公仕不並時然皆臨川人故為之論次以為公書首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

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

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葢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后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

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

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古人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

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 張文叔文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彥博蔡州汝陽人慶歷三年爲撫州司法參軍余爲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寢得嬰兒禿禿之遺骸葬之余爲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余問道理學爲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爲司法代去其後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爲袁州判官已死

其子仲偉集其遺文為四十卷自蘄春走京師屬余序之余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盖未嘗為余出也又知文叔自進為甚強自待為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為說以自慰者則文叔雖久窮亦何恨哉仲偉居撫時八九歲未丱始讀書就筆硯今儀觀甚偉文辭甚工有子復能讀書就筆硯矣則余其能不老乎既為之評

其文而序之又辱道其父子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故舊而又以見余之老也熙寧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為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

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為我序之盖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叙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盖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不欲其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

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歴教國子生入館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絶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余故為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齊州雜詩序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為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幾息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游後園或長軒遶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泛舟上下雖

病不飲酒而間為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為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絶可喜之辭不大傳於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丑序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

臣鞏言世稱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則蓋不常出而德

有不能致者又稱麟鳳龜龍四靈以為畜則至治之世
蓋可狎而擾也故官有豢龍而劉累以善其職事至夏
之衰乃不能馴而或漦于庭至周卒為女禍蓋龍之為
祥通于治亂如此伏惟陛下仁聖之德達于淵泉故龍
實來慕若可擾也其自今以往盛德日躋則必有遊于
宫沼或負圖出河而且將領在有司羣於盖物故臣敢
刻勑書祝辭于石以俟臣鞏謹序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縣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贓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縣湯慶而下或贓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别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别其凡若干發者又别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贓分為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疎居有異同至於孫僊湯慶之族屬以及十

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别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刼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内糶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昃持錢無告糴之所況於貙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葺以自託於壞隄毀埕之上士有饑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

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足導之既明則為盜者知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不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茍為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

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為盜賊者天子嘗密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贓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當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余之於是盡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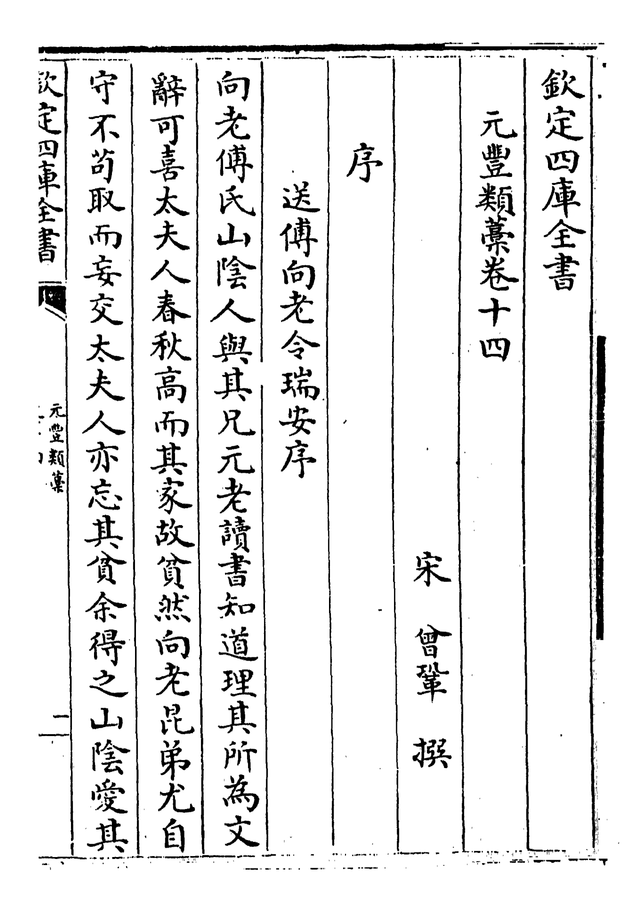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旣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

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叅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

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元豐類藁卷十三





元豐類藳卷十四

宋　曾鞏　撰

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為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

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為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為之言庶夫有知予為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

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衣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鞲鞠䐗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欿

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
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溽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
不足以易其庳庳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
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
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
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
意邪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
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辯其不

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送江任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邉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氷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䖍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

羸粮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宫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奥道途所

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于其形動于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謡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胷中矣豈罘

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

序

送劉希聲序

東明劉希聲來臨川見之其貌勉於禮其言勉於義其行亦然其久益堅其讀書為辭章日盛從予游三年予愛之今年慶歷五年還其鄉過予别與之言曰東明汴邑也子之行問道之所嚮者以告子子也一趨焉而不息至乎爾也苟為一從焉一違焉雖不息決不至也子也好問聖人之道亦如是而已矣五月四日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摇解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

不知縣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産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絶於天下人少鬬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恵愛尚足以薫蒸漸澤今大

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敏於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才之頴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才之頴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翊為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

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送趙宏序

荊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耳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絶山谷而進其勢

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

往時潭吏與旁近郡勠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為我謚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為得失邪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

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歷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送王希序 字潛之

鞏慶歷三年過潛之於江西始其色接吾目已其言接吾耳久其行接吾心不見其非吾愛也從之游四年間鞏於江西三至焉與之上滕王閣泛東湖酌馬跑泉最數游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閣閣之下百步為龍沙沙之涯為漳水水之西涯橫出為西山皆江西之勝概也江西之州中凡遊觀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見見西山

最正且盡者唯此閣而已使覽登之莫窮于此樂乎莫與為樂也況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園林之屬于山者莫不見可見者不特西山而已其為樂可勝道邪故吾與潛之游其閒雖數且久不厭也其計於心曰奚獨吾游之不厭也將奉吾親託吾家於是州而游於是以歡吾親之心而自慰焉未能自致也獨其情旦而作夜而息無須臾忘也病不游者期月矣而潛之又遽去其能不憮然邪潛之之將去以書來曰子能不言於吾

行耶使吾道潛之之美也豈潛之相望意也使以言相鐫切邪睎吾言不足進也睎可進者莫若道素與游之樂而惜其去亦情之所不克已也故云爾嗟乎潛之之去而之京師人知其將光顯也光顯者之心於山水或薄其異日肯尚從吾游於此乎其豈使吾獨也乎六年八月日序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已

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忠
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
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
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
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愛
其身而不善充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
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於名字乎勿求勝
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

也以為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爾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無咎來請字余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庶幾存其禮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無咎者善補過者也為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顔子之所以為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為古文辭其材卓然

可畏也以顏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己余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己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為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

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己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己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立異邪其孰為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賑其政之鈌不過室於嘆途於議而已朊然莫以為己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為也求能自任

其責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大夫仕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為政也汀誠為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以送之

送丁琰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

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憂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偕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觀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

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計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予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才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盖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

於天下為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為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不約且明其為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亦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

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復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為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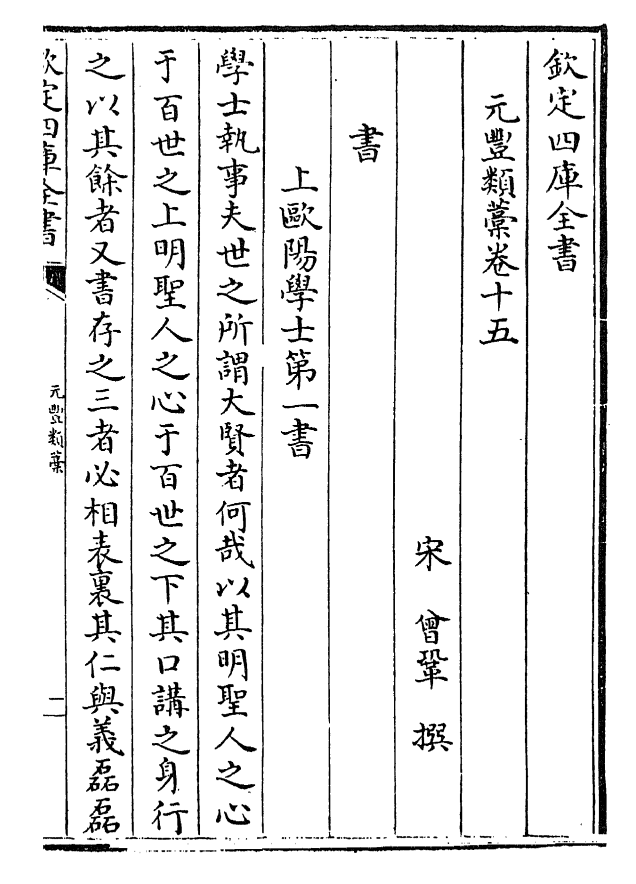
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求予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予文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其勉之且勉天下之凡爲吏者也

謝司理字序

君子之於德澤誼行大有爲者也於爲之也有明而易知者有不示其用者若乃數度號令因造損益淳雜出入則所謂明而易知者使人靡靡然化之不絕於動作

趣舍之際耳無深關複鍵穹墉奥屋為之掩覆也泊然莫能顯其所以發而至者則所謂不示其用者也易曰知微知彰彰顯之微不顯之謂也又曰幾事不密則害成退藏於密者皆不顯之謂也陳郡謝君名縝縝密也而取字乃本諸此而字曰通微以謝君之材其嚮道也茍為無畫無不至者也可以有為者也能見其事業者也能不表其迹者也亦在懋之而已

元豐類藁卷十四





元豐類藁卷十五

宋 曾鞏 撰

書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講之身行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必相表裏其仁與義磊磊

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聞與實卓卓然軒士林猶雷霆震而風飈馳不浮也則其謂之大賢與穹壤等高大與詩書所稱無間宜矣夫道之難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見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没析辨詭詞驪駕塞路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揚韓四君子之書也舍是醨矣退之既没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明于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飾藻繢以誇詡增刑法以

趨嚮析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爲民之師表者尚不識其所爲而况百姓之蚩蚩乎聖人之道泯泯没没其不絶若一髮之係千鈞也耗矣哀哉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爲己任者疇能救而振之乎肇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覩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温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踳駮於其間眞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

時事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為己務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論不與高明獨授推縮俾蹈正者有所稟法懷疑者有所問執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内推於人者誠於己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學士有志於聖人者莫不攘袂引領願受指教聽誨諭宜矣竊計將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託而拒

學者也輩性朴陋無所能似家世為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游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搴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跡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茍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奥室家輩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

閒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横天地冠古今則宜取竒偉閎通之士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輩不信也若輩者亦粗可以為多士先矣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己長退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輩非茍慕執事者慕觀聖人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衆待之尋常拒之則輩之望於世者愈狹而執事之循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覬少垂

意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繕不謹其簡帙大小不均齊輩貧故也觀其内而略其外可也干涜清重悚仄悚仄不宣鞏再拜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爲事方今海内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賔客之談率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

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甞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翚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翚無似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報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挽車挈攜老弱而東者曰某土之民避旱暵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覬得水漿藜糗𩟎活旦暮行且慼慼懼不克如願晝則奔

走在道夜則無所容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䄻𧛎㧞耒辛苦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給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藉世德不蒙矢石備戰守馭車僕馬數千里饋餉自少至于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解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焉今雖羣進於有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

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旦暮之饑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事屑屑不足為長者言然辱愛幸之深不敢自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覬執事知輩居之何如所深念者執事每日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及行之日又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嗟嘆其去此輩得之於衆人尚宜感知己之深懇惻不忘況大賢長者海

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卜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
是宜感戴欣幸倍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
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輩既
貪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既而又敢
不自力於進修哉日夜刻苦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
亦為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缺學出己意無有師法覬
南方之行李時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踈賤之光明
抑實得以刻心思銘肌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

力無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奉甘旨不得旦夕於几杖之側禀教誨竢講畫不勝馳戀懷仰之至不宣鞏再拜

上歐陽舍人書

舍人先生當世之急有三一曰急聽賢之為事二曰急裕民之為事三曰急力行之為事一曰急聽賢之為事夫主之於賢知之未可以已也進之未可以已也聽其

言行其道於天下然後可以已也能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在其心之通且果也不得其通且果未可以有為也茍有為猶膏肓之不治譬癃痺之老也以古今治亂成敗之理入告之不解則極論之其心既通也以事之利害是非請試擇之能擇之試請行之其心既果也然後可以有為也其為計雖遲其成大效於天下必速欲其如此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而不使邪人庸人近之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之任也議復之其可也一不

聽則再進而議之再猶未也則日進而議之待其聽而後已可也置此雖有他事未可以議也昔漢殺蕭望之是亦有罪焉宣帝使之傅太子其不以聖人之道導之也則何賢乎望之也其導之而未信而止也則望之不得無罪焉為太子責備於師傅不任其責也則責備於侍臣而已矣雖艱而勤其可以已也歟今世賢士上已知而進之矣然未免於庸人邪人雜然而處也於事之益損張弛有戾焉不辨之則道不明肆力而與之辨未

必全也不全則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而為之則如勿為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則言未可望聽道未可望行於天下也尋其本不如愚人之云爾不可以有成也二曰急裕民之為事夫古以來可質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亂者也其亂者率常民貧而且不安也天下為一殆八九十年矣靡靡然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或曰削之則怨且戾是以執事望風殫言所以救之之策今募民之集而為兵者擇曠土而使之耕

暇而肆武逓入而爲衛因弛舊兵佛老也止今之爲者舊徒之盡也不日矣是不召怨與戾而易行者也則又量上之用而去其浮是大費可從而減也推而行之則末利可弛本務可興富且安可幾而待也不然恐今之民一二歲而爲盜者莫之能禦也可不爲大憂乎他議紛紛非救民之務也求救民之務莫大於此也不謀此能致富且安乎否也三曰急力行之爲事夫臣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不爲其所宜亂之道今之士悖理甚

矣故官之不治不易而使能則國家雖有善制不行也欲易而使能則一之士以士之如此而況民之沒沒與一有駭而動之者欲其効死而不爲非不得也今者更貢舉法數十百年弊可謂盛矣書下之日戾夫懼息夫自厲近世未有也然此尚不過強之於耳目而已未能心化也不心化賞罰一不振焉必解矣欲治之於其心則顧士與大臣之所力行如何爾不求之本斯已矣求之本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適時而已耳是不然今時謂

之恥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見適於時也凡此三務是其最急又有號令之不一任責之不明當亦速變者也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注義累倍之旁又貫聯他書學而記之乎雖明者不能盡也今欲通策之責人之所必不能也茍然則學者必不精而得人必濫欲反之則莫若使之人占一經也夫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也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邪況詩賦論兼出於他經世務待子史而後明是學

者亦無所不習也此數者近皆為蔡學士道之蔡君深信望先生共成之孟子稱鄉隣鬬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慼然觀孟子周行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從而去猶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獨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蓋以謂顔子既不得位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責之耳故曰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是也不得位則止乎不止也其止者蓋止於極也非謂士者固若狙猿然無意於物也況鞏於先生師

仰巳久不宜有間是以忘其賤而言也顧賜之采擇以其意少施焉聟閒居江南所為文無愧於四年時所欲施於事者亦有待矣然親在憂患中祖母日愈老細弟妹多無以資衣食恐不能就其學況欲行其他耶今者欲奉親數千里而歸先生會須就州學欲入太學則日巳迫遂棄而不顧則望以充父母養者無所勉從此豈得巳哉韓吏部云誠使屈原孟軻揚雄司馬遷相如進於是選僕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巳爾此言可念也

失賢師長之鐫切而與衆人處其不陷於小人也其幾矣早而興夜而息欲須臾愜然於心不能也先生方用於主上日入諫議天下日夜待為相其無意於輩乎故附所作通論雜文一編先祖述文一卷以獻先祖困以歿其行事非先生傳之不顯願假辭刻之神道碑敢自撫州傭僕夫往伺於門下伏惟不罪其愚而許之以永賁其子孫則幸甚幸甚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文雖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

知於人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倘言焉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幸觀之庶知鞏之非妄也鄙心惓惓其大約布於此其詳可得而具邪不宣鞏再拜

上蔡學士書

慶歴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人而

已賀之誠當也顧不賀則不可乎輩嘗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下而行聖賢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已利也則怨庸人以已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

白而信也則當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蚤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失得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踰則極辨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

得而聞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舍是則寺人而已爾庸者邪者而已爾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鞏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噫自漢降戾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戾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

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治功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無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為深念乎鞏生於遠阨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鞏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

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倘進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庶知鞏之非妄也

上杜相公書

慶歷七年九月日南豐曾鞏再拜上書致政相公閣下鞏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

舉八元八愷稱其德則曰無為云云者其舜也與卒之為宰相者無與舜為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

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冑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

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敘不偶畀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有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方人主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還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

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
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
州縣學為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為
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
衆職之墮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
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
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
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

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鞏者誠鄙且賤然常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嘆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廢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覩其不合而散逐消滅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嘆其盛愛其明恨

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墻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衮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忻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不宣鞏再拜

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佊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久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為無窮極小之為至隱雖他經靡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複顯著其義於卦文彖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于今得此者顔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為得之者歟甚矣其難也若犨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強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

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䜌其磨礱灌溉以持其志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反而餒者豈得已哉又懼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聞而論天下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閣下也故閣下嘗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閣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閣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為不及天

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閤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不盡者邪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況若犖者哉故願聞議論之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嬉以得其所難得者此犖之心也然閤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衆矣使犖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犖之志哉亦閤下之所賤也故犖不敢為之不意閤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犖雖自守豈敢固於一邪故進於門

下而因自敘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上齊工部書

鞏嘗謂縣比而聽於州州比而聽於部使者以大較言之縣之民以萬家州數倍於縣部使者之所治十倍於州則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部使者之門授天子之令者之焉凡民之平曲直者之焉辨利害者之焉為吏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吏之事也為士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士之事也三省隣部之政相關書相移者

又未嘗間焉其亦煩矣執事為部使者於江西輩也幸
齒於執事之所部其飾容而進謁也敢質其為士之事
也鞏世家南豐及大人謫官以還無屋廬田園於南豐
也祖母年九十餘諸姑之歸人者多在臨川故祖母樂
居臨川也居臨川者久矣進學之制凡入學者不三百
日則不得舉於有司而鞏也與諸弟循僑居之又欲學
於臨川雖已疏於州而見許矣然不得執事一言轉牒
而明之有司或有所疑學者或有所緣以相嫉私心未

敢安也來此者數日矣欲請於門下未敢進也有同進章适來言曰進也執事禮以竢士明以伸法令之疑适也寓籍於此既往而受賜矣尚自思曰鞏材鄙而性野其敢進也歟又自解曰執事之所以然伸法令之疑也伸法令之疑者不為一人行不為一人廢為天下公也雖愚且野可進也是以敢具書而布其心焉伏惟不罪以其為煩而察之賜之一言而進之則幸甚幸甚

與撫州知州書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叅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歛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歸乎其高浩乎其深熾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電霜雪而吹噓澤潤聲鳴嚴威列之乎公卿徹官而不為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為不足天下吾賴萬世吾師而不為大天下吾違萬世吾異而不為貶也其然也豈翦翦然而為潔婞婞然而為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

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豈惟衣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接相恩愛之道一而已矣若夫食於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焉而見其邦之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翦翦然而已矣婞婞然而已矣豈其所汲汲為哉輩方慎此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既而釋然故具道其本末而為進見之資伏惟少賜省察不宣鞏再拜

##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畧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

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為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絶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

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葢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邪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内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

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敲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

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
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
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
名鞏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
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
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
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
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概不

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適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閤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鞏頓首

再與歐陽舍人書

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心未嘗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為御史居京師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稱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言者三四猶恨鞏之不即見之矣則寓其文以來鞏與

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媿負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又魁閎絶特之人不待見而信之已至懷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三子者卓卓如此樹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茍求聞於人也而鞏汲汲言者非為三子者計也葢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之道與世之務復思若鞏之淺狹滯拙而先生遇甚厚懼己之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才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為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使之是非有

定馬回向文三篇如別録不宣鞏再拜

元豐類藁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豐類藁卷十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王永棠

元豐類藳卷十六

宋　曾鞏　撰

書

與杜相公書

鞏啓鞏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於世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輙有意於求聞閤下致位天子而歸始獨得望舃履於門下閤下以舊相

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損加禮於草茆之中孤煢之際然去門下以来九歳於此初不敢為書以進比至近歳歳不過得以一書之問薦於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輙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煩賜閤下朴厚清明讜直之行樂善好義遠大之心施於朝廷而博見於天下鋭於强力而不懈於耄期當今内自京師外至巖野宿師碩士傑立相望必將憊精疲思篤

之册書磊磊明明宣布萬世固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而有益毫髮也鞏年齒益長血氣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於載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以自樂於環堵之內而不亂於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非自以為能也懷區區之心於數千里因尺書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誼不知所以裁而急欲知其趣故輙及之也春暄不審尊用如何伏惟以時善保尊重不勝鄙劣之望不宣鞏再拜

答范資政書

鞏啟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絹等伏以閤下賢德之盛而所施為在於天下鞏雖不熟於門然於閤下之事或可以知若鞏之鄙竊伏草茅閤下於覊旅之中一見而已今鞏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閤下之知况鞏學不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無媿悔於心而流落寄寓無田疇屋廬疋夫之業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詣道德

之進也是皆無以致閤下之知者而拜别朞年之間相
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閤下猶記其入而不為年輩爵德
之間有以存之此蓋閤下樂得天下之英材異於世俗
之常見而如鞏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
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
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髮之殊然相棄者有之則士
之愚且賤無積素之義而為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
子先之以禮是豈不於衰薄之中為有激於天下哉則

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巽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為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為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為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

嘗救護睠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為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誦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髙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睠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羣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

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輩獨幸遭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輩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寄歐陽舍人書

輩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幷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盖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

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

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盖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

或數千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蹷否塞

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一書

鞏啓近託彥弼黄九各奉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

化渡江来滁上見歐陽先生往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學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於世吾徒可恥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衆恨不與足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亦然也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胷中事萬

萬非面不可道鞏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也時乞寓書懈𠥓𠥓疾病尚如黄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足下論者想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摸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二書

鞏頓首介甫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

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為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苛已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

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為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為也以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不有負冒於此則姑汲汲乎於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譖訴告訐之害集已

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已也愈甚况今之士非有素
厲之行而為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梗化遂
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為無害也哉則謗
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
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
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為治者
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曽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之
道已盡矣則為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視

聽者己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私則吾無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鞏比懶作書既離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為如何不宣鞏頓首

與王介甫第三書

鞏啟八月中承大夫人大祥於郵中寓書奉慰十月梅

厚秀才行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來問良慰積日之思深甫殂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及誌銘反復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甫而有合乎彼則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甫之没尤可為痛而介甫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確所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

或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甫之意也而其首則云
深甫書足以致其言是乃稱深甫以未成之材而著書
與夫本意違矣願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以謂非軻自
作理恐當然則所云幸能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
幸復見諭所云讀禮因欲有所論著恐嘗為介甫言亦
有此意顧不能自强又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甫既
意及於此願遂成之就令未可為書亦可因得商推矣
相别數年輩在此全純愚以靜俟庶無大悔顧茍禄以

棄時日為可悵惜未知何日得相從講學以畢其所未及盡其所可樂於哀暮之歲乎此日夜惓惓往來於心也示諭溲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稱前某官十數日前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更此及之爾今介甫果以何時此來乎不惜見諭子進弟奄喪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姪年可教者近已隨老親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尚且留在懷仁視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甫有女弟之悲亦已屢更時序竊計哀戚

何以自勝餘惟强食自愛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宣

翬啓上

答李洸書

翬頓首李君足下辱示書及所為文意嚮甚大且曰足下以文章名天下師其職也顧翬也何以任此足下無乃盈其禮而不情乎不然不宜若是云也足下自稱有憫時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子之所愛且畏者也末曰其發憤而為詞章則自謂淺俗而不

明不若其始思之鋭也乃欲以是質於予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忘其深當急者反徐之歟夫道之大端非他欲其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為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謂已得諸心充諸身歟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歟不然何遽急於辭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足

下其得無已病乎雖然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不疑也姑思其本而勉充之則予將後足下其奚師之敢不宣鞏再拜

謝章學士書

鞏啓鞏不佞以身得察於下執事明公過恩名而見之所以矜嗟獎寵開慰拊循之者甚備雖至親篤友之愛不隆於此已又收弟兄之不肖不謀賓客任而舉之明公之所以畜幸鞏者可謂厚矣鞏竊自惟求所以堪明

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巽愚無知不適於世用不能用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中以共饘粥之養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吉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樂於已者顧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夷於皁隸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踐乎廹制之地欲比於古之為貧而仕者可謂妄矣固有志者之所嘆嗟天下之所賤而至親篤友之所棄而違之也復安敢自通於大人之門望知於侍御者之側乎明公懷使者

之印為福於東南以地計其廣狹則數十百城之人待明公之畜養以材計其多寡則文武之士以百千數待明公之推察而收拊之任而舉之者乃獨在於羣與羣之少弟此羣之所以自維求堪明公之意者而未知所出也抑羣聞之廣聽博觀不遺汙賤尼辱之士者此所以無棄士也兼收並采不遺偏材一曲之人者所以無棄材也故明公之意儻在於此而古之士出汙賤尼辱之中能成功名以報知者亦不可勝數彼皆豪傑之人

故有以自致也若巽之鄙則安敢望此乎故憂不能堪明公之意誤左右之知者此輩之所大懼也竭固陋之分庶幾不愧於偏材一曲之人者此輩之所可至也敢獻其情而以為進謝之資惟明公之垂察焉

答孫都官書

提刑都官閣下伏承賜書及示盛製六編凡三千首盛矣哉文之多工之深且專以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國風俗萬物

治亂善惡通塞離合憂歡怨懟無不畢載而其語則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要不離於道視昔以文名於天下者夫豈易至於是耶鞏之愚且懶且爲事物疾病所侵以不專而且未久於學也使之觀若於海不見其涯涘於深山長谷不見其形勢之所極而敢議其大小高下邪而閣下不以所深且專以久者勵鞏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本於道者教鞏乃告之曰其詳擇而去其非是者焉鞏誠恠閤下自處之過而爲以賜鞏者乃所以怠

且敎之也凡鞏之學蓋將以學乎為身以至於可以為人也方愚且懶且不專以久之病也推閤下之仁豈欲怠且廢之也其欲使知閤下之貴而長其業之富而成而猶不止如是能下於後輩如是是所以教之也孟子曰吾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敢不拜賜也盛編尚且借覩而先以此謝皇恐皇恐不宣鞏再拜

答袁陟書

鞏頓首世弼足下辱書說介甫事或有以為矯者而歎

自信獨立之難因以教輩以謂不仕未為非得計者非足下愛我之深處我之重不至於此雖親戚之於我未有過此者然介甫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為矯不矯彼必不顧之不足論也至於仕進之說則以輩所考於書常謂古之仕者皆道德明備已有餘力而可以治人非茍以治人而不足於己故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説然世不講此久矣故當孔子之時獨顏子者未嘗仕而孔子稱之曰好學其餘弟子見於書

者獨開之言如此若輩之愚固已不足者方自勉於學豈可以言仕不仕邪就使異日有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時古之君子法度備於身而有仕不仕者是也豈為㕸㕸者邪然輩不敢便自許不應舉者輩貧不得已也亦不敢與古之所謂為貧者比何則彼固所謂道德明備而不遇於世者非若輩之鄙遽捨其學而欲謀食也此其心愧於古人然輩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處而一意於學輩非好進而不知止者此其心固無愧於

古人辱足下愛之深處之重不敢不報答所示詩序及答楊生書甚善甚善不宣鞏頓首

謝曹秀才書

鞏頓首曹君茂才足下嗟乎世之好惡不同也始足下試於有司鞏爲封彌官得足下與方造孟起之辭而讀之以謂宜在高選及來取號而三人者皆無姓名於是憮然自悔許與之妄既而推之特世之好惡不同耳鞏之許與豈果爲妄哉今得足下之書不以解名失得置

於心而汲汲以相從講學為事其博觀於書而見於文字者又過於輩向時之所與甚盛足下家居無事可以優游以進其業自力而不已則其進孰能禦哉世之好惡之不同足下固已能不置於心顧輩適自被召不得與足下久相從學此情之所惓惓也用此為謝不宣

謝吳秀才書

輩啟承足下不以大熱之酷為可畏畏塗之阻為可憚徒步之勞為可病候問之勤為可諱三及吾門見投以

書及所業五編發而觀之足下之學多矣見於文辭者亦多矣其說往往有非鄉閭新學所能至者使能充其言其得豈少哉況其進之未已耶顧不自足忘前之患而有求於鄙闇推足下此志其進豈可量哉僕之所可告於足下者無易於自勉也薄遽不宣

與王深甫書

鞏再拜與深甫别四年矣嚮往之心固不可以書道而比得深甫書輒反復累紙示諭相存之勤相與之深無

不盡者讀之累日不能釋手故亦欲委曲自叙己意以報而怠惰因循經涉歲月遂使其意欲周而反畧其好欲密而反踈以迄於今顧深父所相與者誠不在於書之踈數然嚮往之心非書則無以自解而乖謬若此不能不歔然也不審幸見察否比得介甫書知數到京師比已還亳即日不審動止如何計太夫人在潁子直代歸與諸令弟應書皆在京師各萬福輩比侍親幸無恙宣和日得書四弟應舉今亦在京師去年第二妹嫁王

補之者不幸疾不起以二女甥之失其所依而補之欲繼舊好遂以第七妹歸之此月初亦已成姻鞏質薄去朋友遠且久其過失日積而思慮日昏其不免於小人之歸者將若之何在官折節於奔走悉力於米鹽之末務此固任小者之常無不自安之意顧初至時遇在勢者横逆又議法數不合常恐不免於構陷方其險阻艱難之時常欲求脫去而卒無由今在勢者已更幸自免於悔咎而鞏至此亦已二年矣比承諭及介甫所作王

令誌文以為揚子不過恐不然也夫學者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無常産而有常心乃所履之一事耳何則使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然而無常産也則其於親也生事之以禮故啜菽飲水之養與養以天下一也死葬之以禮故歛手足形旋葬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而况於身乎况於妻子乎然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者非盡於此也故曰乃所履之一事耳而孟子亦以謂無常産而有常心者惟士為然

則為聖賢者不止於然也介甫又謂士誠有常心以操羣聖人之說而力行之此孔孟以下所以有功於世也夫學者苟不能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必不能不失其常心此後之學者之患也苟能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必不失其常心且既已皆中於禮矣而復操何說而力行之哉此學者治心脩身本末先後自然之理也所以始乎為士而終乎為聖人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蓋謂此也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蓋樂此也凡介甫之所言似不與孔子之所言者合故曰以為揚子不過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學之要義以相去遠故畧及之不審以為如何其他未及子細劇寒自重書至幸報答不宣鞏再拜

答王深甫論揚雄書

蒙疏示鞏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夷甫以謂紂為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

命有所未盡羣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為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於先王不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於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

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内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於書易論語其説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傳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

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為况若雄者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為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則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為而為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

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斂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强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

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歴叙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為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亦曰我異於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已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則宜有可有不可以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然後為善學孔子此言有以寤學者然不得施於雄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

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爲非伊尹孔子之事葢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自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猶孟子之意哉鞏自維度學每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爲然則雄之言不幾於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者乎故於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況若雄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謬質之於聖人而無疑固不待議論而後明者也爲告吏甫或以爲未盡願更疏示

## 與王向書

鞏啓比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然恨未相見及至南豐又得黄曦復愛其文而吾子亦來以文見貺實可歎愛吾子與呂南公黄曦皆秀出吾鄉一時之俊私心喜慰何可勝言惟强於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而已此鄙劣所望於二君子也道中忽忽奉啓鞏啓上

## 回傅權書

鞏啓辱惠書及古律詩雜文指意所出義甚高文辭甚

美以輩有鄉人之好又於聞道有一日之先使獲承重
眖幸甚足下論古今學者自守者少茍合者多則固然
矣因以謂如鄙劣者能知所守則豈敢當抑足下欲勉
之至此則豈敢怠足下之材可謂特出自强不已則道
德之歸其孰可禦恨不相從不能一一具道能沿牒至
此一相見否荒隅之中孤拙寡偶欽企欽企春暄餘保
愛保愛不宣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名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吉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於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寵

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
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
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
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
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内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
深至於山脊石砠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
耳而心不在焉葢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
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

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

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

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僥進之心况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葢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兾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輙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

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
犂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
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顔色不得効其
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葢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
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
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犂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
不許屬閩有賊盜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
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

衆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閭之室閭莫能寧
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
之後𦍒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
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
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
戒以翦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
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
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抱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

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冠旱之餘曾未朞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輩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十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入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閒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

詣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鴇羽之譏陟岵之歎葢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鞏頓首

元豐類藁卷十六